

胡克东：赋予顽石生命的乡村守艺人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一方黑石，承载着大别山亿万年的风霜，石取皖西山野的本真，树承大别山灵秀的气韵，艺人以“附石成景”的古法，经过数月的雕琢，让山水意境浓缩于方寸之间。每一次蟠扎、每一处附石，都是对传统盆景艺术的坚守，更是对大别山石雕文化的致敬——将山川的雄浑、草木的坚韧，都藏进这一件匠心之作。

“你看，这是我们大别山里常见的黑山石和映山红，我们以石为骨，以木为魂，用匠心复刻大别山的灵秀与雄浑，既保留了自然本真，又赋予了东方禅意。”暮春，来到裕安区西河口乡“石灵匠”器物美学文化工作室，浏览着宽大的工作室陈展的器型各异的石雕作品，工作室主人胡克东颇为欣慰地介绍一件容纳大别山元素的作品。



胡克东很欣赏他的这件作品：“它承载的，不仅是盆景艺术的匠心，更是大别山文化的缩影——山的坚韧，石的质朴，是大别山人对于本真生活态度的追求，更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黑山白水间（此石黑色如山，白色条纹如水），山为大别人的刚毅，水为大别山人的隐忍与厚道，藏着皖西人心中山水情怀。再加持我们的‘英雄花’映山红，更增添了坚强不屈、未来美好的寓意。”

出生在裕安区西河口乡的胡克东，受父辈的影响和启迪，自幼痴迷传统石雕技艺，这些形态各异、纹理独特的石头，仿佛在向他诉说着大自然的奥秘与美丽。2017年，他创立“石灵匠”器物美学文化工作室，决定在这些石头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将山沟里的石头“变废为宝”，助力乡村振兴，开始他的石头工艺创作之旅，逐渐成为一位赋予顽石生命的乡村艺术守护者。

西河口乡地处大别山腹地，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麻石、板岩、黑山石、

大理石、花岗岩，特殊的地理环境给石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原料。

石雕是指利用各种可雕、可刻的石头，通过雕、琢、磨、凿等多种方法，创造出具有三维空间的视觉、触觉艺术形象，用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艺术。其核心特点是坚固、永久、厚重，常被用于纪念重大事件、装饰宏伟建筑，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冰冷的石头在艺术家的手中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力。



“我比较钻研的是如何将石料转化为兼具观赏价值与实用功能的家居艺术品。”以整刀为笔，以山石为纸，融合浮雕、透雕等传统技法与现代美学理念，创作出茶盘、花器、砚台等器物，形成了节气主题、山水纹饰等六大系列，让斑驳残石蜕变为承载农耕文化的雅致陈设。

“记忆中的石雕传承，始于那些弥漫着石粉清香的午后，蹲在父亲的工作室角落，看他宽厚的手掌如何握住冰冷的凿子，将粗砺的顽石魔术般变成精妙的工艺品。他工作时总低声哼唱着古老的采石号子，节奏与敲击声相和。每种石材在他手中都有生命：汉白玉如处子肌肤，青石似远山眉黛。”胡克东与我们娓娓道来。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雕石头，只是胡克东最初的“玩具”。五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把圆头木槌和几块质地松软的滑石。父亲从不急着教他技法，而是让他尽情敲打，感受石头回应的力道，“先听懂石头的语言，再与它交谈”。这是他的第一课。

从19岁开始，胡克东踏上孜孜以求的传承之路。首先苦练3年基本功——认石性。从辨识石料开始：花岗岩的偏强、砂岩的温顺、大理石的细腻。学习根据石纹判断下刀方向，顺纹而雕，逆纹而断。然后，循序渐近地接触工具：木槌一平口凿一菱口凿一异型凿。父亲手把手地纠正其握姿：“太紧则力僵，太松则刀浮。”

为练技法，磨破手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快要完工的作品，就会功

亏一篑。从最简单的回纹、云纹开始，到复杂的龙凤、花鸟，苦苦打磨技法五个春夏秋冬。他牢记父亲说的“老样子在心里生根，新样子才能发芽”。父亲独门技法“游丝阴刻”，要求在石面上刻出如发丝般的流畅线条，“断刀不断意，线断气连”——这是石雕技法的最高境界。

如何从一名“工匠”成长为“工艺美术师”？必须完成质的飞跃。胡克东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5岁那年，父亲让他独立完成一对门墩石狮，数十天创设、斧劈刀刻完工后，父亲细细抚摸，欣慰地舒口气：“左狮威而不凶，右狮憨而不呆，及格了。”那是父亲第一次用“及格”评价他的作品。

为了更进步，2016年他拜师于福建省惠安县石雕艺术家何国强（非遗传承人，石材雕刻技艺和多层次的艺术表现闻名业界，曾获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金奖等荣誉）。2017年创办了“石灵匠”器物美学文化工作室。他秉持“让石头说话”匠于心、精于形的初心，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打底”，每一件石刻作品都是山野与时代的对话。

石雕作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手工技艺，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孕育的艺术瑰宝。

“石雕的技艺体系贯穿‘选石—设计—雕刻—抛光’四大环节，每个环节均蕴含独特的手工智慧，且需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经验，无法被机械完全替代。”胡克东手拿一块椭圆形石头跟我们介绍：这是从我们河岸边捡回来的，我要观察石料表面纹理与色泽，判断材质均匀度；敲击石料听声音，清脆者为质地紧密，沉闷者可能存在内部裂隙；雕刻精细纹样需选质地细腻的青石，打造大型摆件则需用硬度高的花岗岩。

“接着，根据石料形状、纹理‘随形构思’，让作品与石料天然形态融合，比如这块石料上，有天然斑点，我可以设计成动物斑纹，雕刻成威风凛凛的山虎，作为摆件。”胡克东说。

石雕是功夫活，要具有不怕吃苦的精神。先粗雕，用大錐子与铁锤，快速去除石料多余部分，勾勒出作品大致形态，考验艺人对整体造型的把控力；然后细刻，使用不同型号的刻刀（平刀、圆刀、斜刀等），刻画细节，如人物的发丝、衣褶褶皱、器物的花纹，有的还会运用“阴刻”（线条凹入）、“阳刻”（线条凸起）、“透雕”（镂空雕刻）等特殊技法，让作品兼具立体感与层次感。进入抛光环节，决定作品最终质感。一件有品位、有创意的大型石雕，工时长达数月乃至经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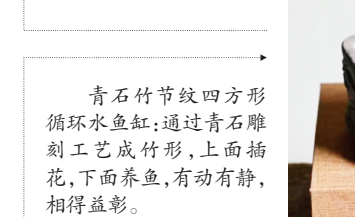
“形神兼备”是石雕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不仅注重造型的写实性，更强调传递作品的精神内涵：如镇宅石狮，造型威严，鬃毛飞扬，既还原狮子的形态特征，又通过夸张的表情与姿态，传递“驱邪镇宅”的精神寓意。

“石雕用于记录历史与表达情感，比如古代的墓碑、纪念碑，雕刻墓主人信息与纪念文字，配有人物、场景雕刻，成为历史的‘立体档案’；现代的名人雕像、城市雕塑，也沿用传统石雕技艺，既纪念重要人物与事件，又成为城市文化景观。”胡克东深有感触地表示，石雕不仅是手工技艺的产物，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与精神追求，是“活态的文化遗产”。通过研究石雕的风格、题材与应用，可还原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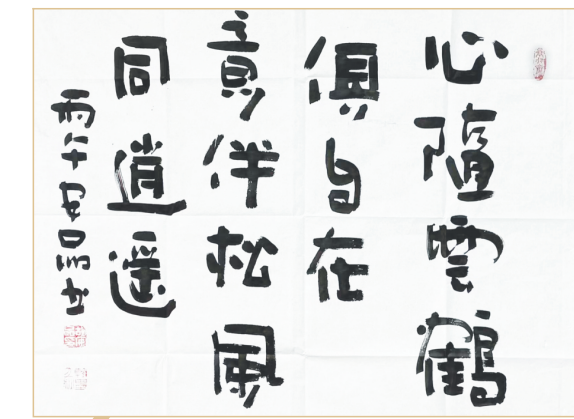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家乡的资源优势，胡克东通过培训留守村民掌握石雕技艺，开发文创产品，有效带动周边8个村庄200余户村民实现增收。



纯手工四方回纹炉：整体用花岗岩雕琢而成，通过“海棠形”花窗和底座的回纹造型元素结合，实用性的同时富有观赏性。



青石竹节纹四方形循环水鱼缸：通过青石雕刻工艺成竹形，上面插花，下面养鱼，有功有静，相得益彰。



武红红

胡安品书法之我见

人生无求品自高

谈到寿县书法家，第一要谈司徒越老先生。《中国书法全史》安徽卷(第314页)有这样一段评价：“淮南地区的寿县中学的汪以道、权道渊、正阳中学的司徒越都是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为书法的薪火相传而默默贡献的卓越人士。”可见司徒越老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和在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今天笔者想聊一聊的是寿县另一位书法家胡安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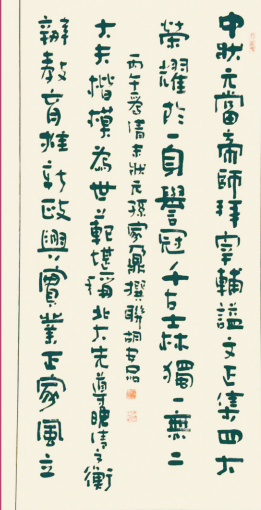
胡安品先生出生在文学之乡六安市叶集区，这里诞生过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四位文化名人，妥妥的是一块文藻之地。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胡安品幼承家学，骨子里对书法的热爱是他一生中坚持不懈的动力。早年他学习书法涉猎广博，楷行草隶无不追摹，试图从中获取古人笔法、墨法、章法的书写精髓。我想这一过程是每个书法家必经之路，也是汲取营养的最有效的方法。书法的学习有两个阶段的考量：一是怎么打进去。简而言之说，临摹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古人书写的状态；二是怎样走出来。临摹是为了学古人，而不是为了成古人，所以在我们的书法创作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习性，甚至于自己的习气。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性”和“气”不能有“俗性”或者“俗气”。解决“俗”的问题只有通过读书可医。胡安品先生的书法不仅仅体现在对碑帖的学习上，他对字外功的探求也是花过一定功夫，如：对书法理论的学习与探索，以及古诗方面的创作等。

胡安品先生曾写过《书法之妙 得之内养——小议书法的外功》一文，文中古代书论信手拈来，特别是对大文豪苏轼的书论极为推崇。他认为：学问是相通的，你的学问大，对事物的洞察力就强，因此就可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尤其是对艺术，必然可以产生灵感。

首先，我们来看看胡先生在6年前出的一本书法集《景行高墨痕》，他用行书的笔意写隶，打破了写隶的僵死与古板，既不失隶书的朴拙，又增添了隶书的几分灵动之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胡先生在书法创作上敢于写自己，至少他把自己的脾气和习气贯穿于他的书法创作之中。在这里我不敢说是一种创新，但他有他的书写语言。

其次，他在《咏梅》中写道：“隆冬独立傲风寒，浴雪沐霜开玉颜。孤鸾常同春色避，为留清逸逸人间。”此诗作者以己为梅，面对逆境从容不迫，立志立德。《咏竹》诗曰：“一岁成材数丈高，四时翠滴入风骚。虚心劲节根蟠石，挽定云山道逍遥。”在诗人的世界里，竹子代表的是一种君子之风，有气节有风度，无为而为与云山同在。我们从胡先生的两首诗中不难看出他对人生的态度。

最近胡先生送我一幅书法作品，少了更多的牵丝引带，用笔浑厚沉静，整幅作品给人以静穆、童趣之感，让人玩味无穷。



艺坛书院 E-mail: 317877109@qq.com



母亲与扒埂草

宋国同

暮春的原野，芳草葳蕤。从母亲的坟地延伸出的田垄上，扒埂草已顽强地生长出来。漫步其间，母亲与扒埂草的那些往事，又让我的眼眶充盈着泪水。

童年的这个时节，乡间的田垄可不是这样：人来人往，牧鹅的，牧羊的，牧牛的……偶尔谁家的猪圈门被猪拱开，几头肥猪偷偷跑到田埂上瞎拱，让整个原野除了庄稼田外，没有什么生机。但是，匍匐在田埂上的扒埂草除外。

小时候，农村家庭除了拼命忙碌，以挣得一家老小赖以填饱肚子的粮食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解决把这些粮食烧熟的柴火问题。于是，我和哥哥们一起，春天去原野刨树根，秋天到荒岗搂枯草，凡是能燃烧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都是宝贝。而夏天，就和母亲去田埂扒埂草。

夏天，当生产队集体农活散工后，不管天气有多热，母亲都带着我们兄弟几人，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到屋后大片的农田中间，寻找扒埂草多的地方，从竹筐里拿出铲，开始一锹一锹仔细地扒埂草。铲过以后工整地翻过来，让太阳暴晒。待到晒得稍干，三哥就用木锤慢慢地拍打，然后我帮着抖掉泥土，铺在田埂上接着晒。待到快做午饭回家时，我们就有两筐晒得半干的扒埂草。挑回去再晒一天，第三天早上起床，就能看见母亲在灶台下扯着风箱，往灶膛里添着并不太干的扒埂草。这时，我赶着鹅出去放牧，想着灶膛下母亲那被燃烧的扒埂草映照得通红的脸庞，望着自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一丝安慰涌上心头——今天有烧饭的草了！

放牧一群白鹅也不是容易事！田埂、塘埂、路边空地上能砍下晒干做燃料的草，早被砍得干干净净，剩下的扒埂草除了被铲掉的，都被耕牛啃过几遍了！鹅群晃悠悠在田埂转悠，趁我看书的一瞬间，扭头就往庄稼地里狠命地偷吃庄稼，被“看青”的发现，找来母亲，少不了一顿责骂。

每当这时，我就想，扒埂草啊！不能长快点么？什么时候才能“扒埂草苍苍”，既能拂去母亲因没有柴草烧饭的愁容，又能让我的大白鹅饱餐一顿呢？

童年总会快速地忘却烦恼。当我赶着一群饥肠辘辘的白鹅回到家时，发现门口的扒埂草堆又大了。我知道，母亲一个人又去铲扒埂草了！邻居们说我的母亲，“摔倒地上都会扯一把扒埂草”！

夏夜，繁星烁烁。我不知道我的母亲，以及如我的母亲一般劳累的乡邻，怎么会不顾一天的劳累，在门口的打谷场上天南海北地聊那么长时间？是生活的艰难需要倾诉，还是屋子里太热没法入睡？还是……我们一群孩子，借着星光捉迷藏，不要多长时间，就在扒埂草堆旁边睡着了，任凭蚊虫叮咬！也不知道母亲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我们兄弟弄到屋里的床上的。

母亲身材高大，动作麻利。记忆中她除了晚上这段时间和邻居们聊天之外，很少有坐下来休息的时间。早上做饭忙家务，之后上工，再做饭，再上工，日复一日地劳碌着。上工和家务之外的时间，全部用来安排一家人的生计。而铲扒埂草当柴烧，是她安排一家人生计的重要内容。清贫的生活磨砺了她的韧性，不辍的劳作锻炼了她的身体，使她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少有忧愁，活泼开朗，一直活到93岁。她的一生，正如扒埂草一样，卑微而坚韧！

母亲带我们铲扒埂草的画面，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并启迪我对人生深层次地思考：人生，顺其自然就好，心安自然快乐。以淡然的心态看世界，不渴求生活总是那么圆满，也不奢望人生的四季都是春天。但要让自己心中没有颓废，让自己的季节没有严寒！



夕阳佳苑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二月才到，天气刚刚回暖，母亲便兴致勃勃地买回来不少刚孵化的小鸡，准备好饲养。我和爱人苦笑，不知道这一批鸡仔最终有多少能够长大成鸡。

生在农村，母亲养了一辈子鸡。记忆里，母亲唤鸡的声音贯穿了我半个世纪的岁月。关于童年的记忆，留下来的声音不多了，但是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和她“鸡咕咕——鸡咕咕”唤鸡的声音却犹在耳边。

我小时候，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傍晚一放工，母亲便匆匆回来做晚饭。在此之前，母亲必做的一件事便是唤鸡、喂鸡、数鸡。只见母亲用一个葫芦瓢舀一些糠麸、玉米、稻子等混在一起，站在院子门里扯开喉咙：“鸡——咕——咕！鸡——咕——咕！”随着母亲的声音响起，正在四野刨食的鸡一只只咯咯地飞奔到院子里，在母亲面前挤来挤去抢食。这时，母亲便开始

数鸡，看看够不够数。抢食的鸡你推我攘，挤来挤去，很难数清楚，但是母亲无论如何也要数明白。如果少了一只，母亲便四下里高声唤着，落单的鸡听到母亲的呼唤声便飞也似地跑回来。母亲喂鸡、数鸡早晚各一次，雷打不动。

那时候家里穷，很少吃到荤菜，而我们都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母亲平时把鸡蛋都攒着，隔一段时间蒸几个鸡蛋给我们补充营养。母亲自己很少吃鸡蛋，她说鸡蛋腥，不好吃。每次等到我们吃完了，就把饭倒进蒸鸡蛋的钵子里拌一拌，说：“剩下这么多，不吃干净可惜了！”渐渐地，我们察觉到母亲并不是不

爱吃鸡蛋，她是舍不得吃。渐渐的，母亲再蒸鸡蛋的时候，我们总是“吃不完”，母亲无奈只得把剩下的鸡蛋吃掉。不管后来生活条件如何改善，父亲和我们爱吃蒸鸡蛋的习惯从未改变，每次蒸鸡蛋吃不完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着，而母亲也“被迫”吃了几十年的“剩鸡蛋”。

母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不能下地种庄稼，也喂不动猪了。闲不下来的母亲就想方设法养鸡。父亲年迈，不再种粮食，没有粮食，母亲养鸡遇到了困难。前年，我开始从市场上买回一些谷子，专门给母亲养鸡。母亲一高兴，买回几十只小鸡，像伺候小孩一样伺候这些鸡仔，可惜成活率并不高。今年鸡仔们长势喜人。天气变暖，鸡仔们开始下蛋，每次到鸡窝收鸡蛋，母亲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母亲照样每天数鸡，可是视力不好的她却总也数不清。而餐桌上依然是吃不完的蒸鸡蛋。

如今您的发梢 爬满曾经被忽略的雪 孩子们这才懂那些被你藏起的褶皱 每一道都是 写给孩子们未署名的无字家信

孩子们想把时光熬成蜜 倒回您干裂的掌心 想告诉您 母亲才是孩子们这辈子 最甜的那颗糖……

孩子是您掌心里 捧得最久的那粒糖 被体温捂化的部分 是您熬了数不清夜晚的月光

您是您掌心里 捧得最久的那粒糖 被体温捂化的部分 是您熬了数不清夜晚的月光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致母亲 夏书阔

您总把脊梁弯成桥 让孩子们踩着去摘云 自己却在桥下 接住孩子们所有掉落的黄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母亲不吃蒸鸡蛋 杨兆宏

艺坛书院 E-mail: 317877109@qq.com